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
第十三回 任香兒被底讒言 宣愛娘花間麗句

大家風度自高函，固寵爭妍總未諳。 樹背宣花根已立，萋萋何事語醞醞？

卻說耿朗自宣德三年八月初五日觀兵部政，十五日重與燕家定親，二十五日納聘，擇於宣德四年二月初五日親迎。不覺冬盡春初，於歸在邇。正是重重喜慶，十分興頭。這日散衙回家，晚間來到香兒房裡。香兒正換晚妝，耿朗手扶香兒肩背，指著鏡子道：「你看這鏡中人可還好否？」香兒道：「你說何如？」耿朗道：「鏡中者有風致，鏡外者有滋味。」香兒道：「風致是如何講？」耿朗道：「如花欲笑，有一種迷人之態。」

香兒道：「有風致者，眼下就來，何必看這鏡子？」耿朗笑道：「那人來時，卻與你大姐姐一般，同是主母。」香兒亦笑道：「人尚未來，便護在頭裡。主母便是主母，莫不會吃人不成！」

是夜同人駕幃，共枕而臥。香兒道：「那人你曾見過，比大姐姐若何？」耿朗道：「比他還高些，還白些。」香兒道：「大姐姐已是粉白，他又更白，莫不有病？」耿朗道：「未聞見說有病。」香兒道：「手兒如何？」耿朗道：「比你大姐姐亦還細些。」香兒道：「腳兒如何？」耿朗便用雙足夾著香兒的腳道：「裙子過長，雖看不真，亦覺得比你小些。」香兒半晌不言語。遲了一回，又道：「性情如何？」耿朗道：「這卻不知。」

香兒道：「他替父認罪，不肯另嫁，是個有本領的人。前日夫人說，不管家務了，明日他來時，何不靠他料理？」耿朗道：「還有你大姐姐在先，他如何越得？香兒道：「不是我說，大姐姐為人，心慈面軟，未必是他敵手。與其後來伏輸，莫若先讓一步。」耿朗道：「要你作甚？你須要幫助。」香兒道：「我是何人？在你身邊能生一男半女，不落人眼下就是萬幸。還須要長得你的歡心，方不受人作弄。」一邊說著：「淚珠兒滾下枕來。耿朗道：「這些說話，如何今日方才提起？莫不是怕新來人欺侮？」香兒道：「怕亦無益。只是知面不知心，我的嘴又快，一時間言差語錯，犯著忌諱，你若再不替我分解，教我如何存身？」耿朗道：「你又並非銀錢買來，娘家又非小戶，如何會有變更？」香兒道：「我雖不是買來，究與娶的兩樣。自家苦處自家知曉。」耿朗道：「你只放心，我自有道理。」香兒聽畢，方才用耿朗的汗衫拭乾眼淚，將身偎在耿朗懷內，你貪我戀，至四更方睡。此乃任香兒之初次浸潤也。

再說宣愛娘自與夢卿定情之後，彼此時常來往。這日因係元宵，後夜早辰，便約下夢卿晚間過來看月。恰好吉夫人來看甥女，亦因金吾不禁，坐至四更乃去，故此未得相會。愛娘獨自坐在梅花盆架之下，亦至四更。寒雞半夜長啼，冰月一輪西轉，情緒紛紛，因用夢卿《春閨》「齊、西、蹊、低、啼」五字原韻，句首藏「雲斂晴空，冰輪乍湧」八字。又將「待月西廂下，迎風戶半開。隔牆花影動，疑是玉人來。」二十個字隨便填入八句之內，作完寫在淺紅小箋紙上，同著題壁詩稿，都放在妝匣旁邊，方才就寢。及至醒來，早已天亮，尚未梳洗，林夫人帶了雲屏來看姑母。雲屏見過宣安人，就到愛娘房裡，說道：「日高猶自不明眸，你好懶懶！」愛娘迎著道：「妹妹來得特早。」雲屏道：「喜鵲傳音，安得不早！」二人一同坐下，喜兒奉愛娘梳洗，誰知那三首詩俱被雲屏籠入袖內。愛娘梳洗已畢，見過林夫人，又同雲屏在自己屋內坐談多時。雲屏又到宣安人房裡，林夫人正和宣安人言講愛娘之事。雲屏道：「姑母若不從姐姐志願，姪女亦不敢多言。我母女今日此來，特為明白告知，以全我姊妹素日情義。我看姐姐雖則說話行事若不經心，其實有一定主見。」林夫人亦道：「以甥女人才，豈不得一佳婿？但紅顏薄命，天地間事，那個可以拘泥？就如燕家姪女，甘心還到耿家，那便是他見得到處。自古及今，有多少郎才女貌，被那愚父愚母，執固不通，作壞事體。大則生死相關，小則淫私紛起，想亦賢妹所深知者也。」宣安人道：「我作母親之人，亦只要女兒得所。適才尊嫂及姪女所言甚是，我亦無可奈何。」於是雲屏大喜，用畢早飯，辭過母親姑母，回至家中。康夫人甚悅，耿朗喜山望外。於是又擇吉日大會諸親，到宣家定親。此時鄭夫人卻在首先會請之內，夢卿聞之，喜而不寐。香兒見了，憂從中來。晚間雲屏將袖來的詩與耿朗看，耿朗驚喜道：「真天假之緣也。我前歲抄這詩時，就說京中那有許多才女？只道是四方流寓，不想竟是他兩人。怪道疑識處都用隱語。可惜我一向粗心，並未猜想。」說畢，又看那夜月待夢卿之作，其詩道：

雲開風動月光齊，斂步迎回東復西。
晴戶無人來玉井，空廂孤影到花蹊。
冰侵弱質魂疑隔，輪轉柔腸黛半低。
乍是牆邊學待約，湧然漏下怯雞啼。

耿朗看完說道：「他兩人既如此能詩，明日到得咱家，正可稱閨中詩友。」耿朗此時喜笑非常，來到香兒房裡，將上項事告知香兒。香兒道：「宣家姐姐之會作詩，已曾聽見說過。若燕家姐姐之會作與否，今日方知。但不知作詩有何用處？」耿朗道：「這個難講。但臨風對月，詠雪吟花。亦足以暢敘幽情。」香兒道：「我想婦女們又不應考，何必學習詩文？燕家姐姐的和韻詩幸而遇著自家姊妹，倘若是遊冶浪子假作，豈不惹人訕笑？燕家姐姐乃細心人，為何想不到此？就是宣家姐姐，亦未免多事。況且婦女們筆跡言語，若被那些輕薄子弟得了去，有多少不便處！」耿朗聽了，半晌不言語。這且不提。

再說愛娘自正月二十五日耿家定親以後，終身有依。且又得與林燕長相聚首，真乃不世奇緣。一日閒暇無事，以《春閨》為題，集古女子詩句作七絕五章，以寄燕夢卿道：

桃李芳菲二月天，一枝和露壓神仙。
妝成吟罷恣遊樂，燕語春泥墮錦筵。
情來對鏡懶梳頭，一縷祥煙綺席浮。
坐久此中無限興，遲遲日影上簾鉤。
天與群芳十樣葩，千尋錦繡絢明霞。
池塘雨過無人到，一片閒心對落花。
蘭閨豔妾動新情，頻倚銀牀理鳳笙。
十二樓中春色透，何愁子晉不聞聲？
咳唾輕飄茉莉香，銀缸斜背解鳴璫。
西樓今夜三更月，羞睹紅脂睡海棠。

不言夢卿得詩，再說耿朗初見夢卿求代父罪，生了一番敬慕之心。次見夢卿甘為側室，又生了一番恩愛之心。後見夢卿文學風雅，復生了一番可意之心。及至聞香兒之言，不免又生出一番不足之心。因想道：婦人最忌有才有名。有才未免自是，有名未免欺人。我若不裁抑二三，恐將來與林、宣、任三人不能相下。此皆香兒浸潤之所動也。是時乃二月初三日，耿家遍請親眷。男親康蘄春、火信安、吳安陸、吳副憲，及捐主事銜任自立。女親蘄春廣夫人、信安康夫人、安陸胥夫人，林夫人、宣安人，花夫人、冉安人。是日奴僕奔走，賀禮盈門。一時有與耿忻、耿憬、耿懷、耿朗相好文武，都送禮作賀。有尚書高其節、學士賀嘉、給事中楊休、御史于飛、郎中聞斯興、主事陰杰、王仿、鄭野，學正曹肅、英國公張輔、越國公胡繼虞、鄂國公馮志寧、成國公朱伸、邯鄲侯孟徵、宣寧侯曹大年、西寧侯朱瑛、平鄉伯陳懷、武進伯朱冕、建平伯高品、指揮樊忠等眾四五十家。過了三朝，耿朗將蘭花簪兒還給夢卿。夢卿亦送與愛娘，仍舊合在一處。畢竟這一來有分教：游移反側，徵士德之二三。柔順安祥，見女行之貞靜。

